

以反思的姿态理解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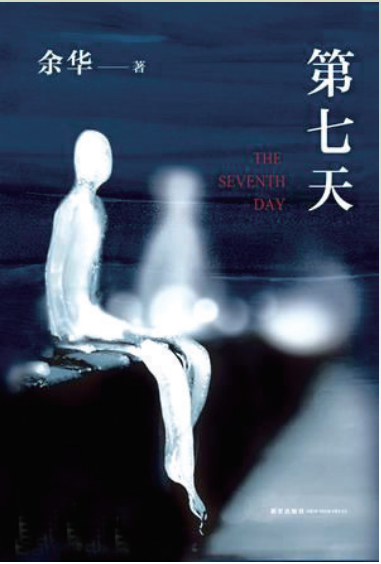
□李松睿

当作家使用屏幕和摄像头观察生活、理解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的技术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态度对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质对信息的筛选、修正、过滤机制,对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冲击与改写,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控制与影响。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数字媒介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现实的感知方式。以至于每当社会上有了突发性事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挺身而出、及时干预,而是拿起手机,拍照留念。伴随着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无数的屏幕和摄像头,每个现代人都不可避免地处在看与被看的关系当中,一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表演者”,另一方面又化身为无孔不入的“偷窥者”。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人无时无刻不试图用摄像头记录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努力经营着光鲜靓丽的外表以便接受别人窥探的目光。在这样一个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体验,而是对完美表象的不断消费;不再是对爱情与友谊的实际感受,而是对亲密表象的反复炫耀;不再是事件的真相究竟怎样,而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所谓“无图无真相”固然是网络上流传的戏谑之语,但它同时也最生动、最准确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而当整个社会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方式、观看角度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当图像与视觉在人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的时候,文学作品对现实

实的书写和呈现方式也必然受到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刻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其体验生活、捕捉生活的细节、在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历史潜流等创作方式,也会因为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曾几何时,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们并不仅仅依靠曲折的情节、生动的人物以及宏大的主题打动人心,其作品对伦理道德、人情冷暖的微妙体察,对日用杂物、鸟兽草木的细致描摹,对世事沧桑、悲欢离合的兴叹感慨,都无不令读者深受触动,获益良多。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鲁迅、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面前,读者能够明显感到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认识与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相去甚远,并总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在阅读《红楼梦》时,我们根本无需通读全书才能领略其艺术魅力,只要随便翻开读上数页,就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物口语的熟稔、对生活细节的通达,以及对世事、人情的洞明,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正蕴藏在其中,这也使得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堪称自己所处时代的百科全书。



然而,在这个数字媒介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选择以屏幕和摄像头作为理解、观察现实生活的手段时,我们的作家其实并不能独善其身,而是越来越深深地卷入到时代的潮流之中。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作家能够像当年的柳青那样,为从事创作十余年如一日地扎根乡村体验生活,很多作家理解生活、观察社会的方式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同样要借助于各式各样的屏幕和摄像头。应该承认,伴随着数字媒介的普遍应用,现代人获取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多,接受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顺手打开搜索引擎或微信朋友圈,无穷无尽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让人目不暇接,这毋庸置疑是时代的进步。

当作家也像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仅仅通过屏幕和摄像头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其实是被媒介所限制的,并不能获得超越普通人的视野和境界。一个具有症候性的现象,是近年来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的作品开始表现出某种新闻化的倾向。例如,余华2013年出版的小说《第七天》以一个死者的灵魂游走走

连起诸多的热点新闻事件。在文学史上,从新闻中获得灵感并非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最初就来自于作家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刑事犯罪报道,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重点放在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之上,使得其作品的思想含量和刻画人物的力度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新闻报道。然而在《第七天》这样的小说中,人物不过是充当了行走的“眼睛”,用以带领读者观看一个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并“借机”引出作者的诸多评论。不过遗憾的是,由于作家并没有深入发掘新闻背后的故事,没有超越那些新闻报道,使得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后,会感到作家的描写和网友们的评论并没有什么不同,简直还远不如网上的“酷评”生动传神。更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则是由于依靠新闻报道寻找写作素材的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出现两位知名作家因为都看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一期节目,分别根据这一素材写了两篇小说,造成题材“撞车”的尴尬。

毋庸置疑,在数字媒介的时代进行写

作,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在信息获取途径不够通畅,教育的普及程度也不高的时代,作家拥有获取信息、体验生活、发表作品等一系列特殊的权利,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媒介的“特权”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天然地充当普通读者的“导师”。但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屏幕与摄像头在彻底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填平”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差距。如果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提供更为宽阔的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不能提出独特、富有见地的看法,无法让自己的读者获得新的知识和教益,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读者为何要阅读这样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读者群开始萎缩,社会影响力逐渐被电视、电影以及新媒体等各类媒介超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笔者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当代作家放弃使用各式各样的数字媒介,重新回归到现代科技尚未取得突破的年代,继续走体验生活、干预生活这类创作老路。我们无法选择自己身处的时代,只能依据这个时代的特点,带着它的全部优势和缺陷寻找合适的写作方式。毕竟,在屏幕和摄像头已经全方位地覆盖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逆时代潮流而动其实毫无意义,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数字媒介的左右,作家也不例外。只是,当作家使用屏幕和摄像头观察生活、理解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的技术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态度对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质对信息的筛选、修正、过滤机制,对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冲击与改写,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控制与影响……只有这样,当代作家才有可能比他的读者稍稍往前迈进一步,刺破生活的表象,理解现实生活的运行机制。苏格拉底曾有一句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称不上真正的生活。”而在数字媒介的时代,或许这种反思的姿态正是以文学的方式理解的现实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

湫兮如风:周晓枫《星鱼》里的现实与幻想

□赵 依



周晓枫

童话虽然是幻想性文体,但幻想并不妨碍它书写现实、传递现实主义精神,我们所呼唤的童话里的现在性和当下性,需要作者提供现实语境里真实的品格与精神气质、文化底蕴与经验方式。

2018年6期的《人民文学》刊发了周晓枫的童话新作——《星鱼》,如她所言,这是一个关于梦想、自由、亲情、成长、友谊和责任的故事。童话以幻想为美学核心,这一方面表明幻想叙事可以为整合现实的多元化质素提供便利路径,结构和叙述层面的任意开合以及出入不同人物内心的抒情自由都可以由此抵达;另一方面也强调幻想性文体中蕴藏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审美,幻想并不妨碍书写现实,即便突破现实的幻想世界不必受空间及其文化等因素限制,创作主体仍身在现实,体验到现实语境对叙事话语的先验性支配。例如,城市发展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开拓,现代性对人的个性的发现和确立,在与城市的疏远和隔离中,童话主人公的个性被真正确立,并因这种个性的确立来对抗环境对其的同化;再如,城市生活增加了儿童对人和自然的不同生命走向等复杂命题的理解难度,当下尤其需要一种生态批评视野,对人们遭遇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加以表达,从而加强当代儿童对生活的本真理解。这些,都确立起言说《星鱼》的必要。

童话内核:趣味与意义

好的童话必须是有趣的童话,可以老少咸宜,但也符合儿童的心智和兴趣。《星鱼》里,小弩和小弓是天际里一对星



对存在的怀疑和对自由的向往,从而以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显现出现代社会中人与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内心世界,“所谓的耀眼,那是你疼得厉害的时候”“这种活着就像死了一样的活,不值得歌颂”,从星星变身鲸鲨,小弩拥有了对时间的知觉,也有了疼痛感,这才是作者理解的真正的活着,“它是否会在那痛不欲生的折磨下屈服?”“但假设不去尝试,那它现在立即就会后悔。”上路才是开始,通过“逃离天际—海洋遭遇—重逢回归”的形式,作者建立起主人公小弩精神上的延宕感,并由此形成了旅行反映人生、探寻生命真谛的童话内核。

鲸鲨小弩本身就是动力澎湃的交通工具,沿着绵延的海洋公路,在无边的深蓝里孤独地驶向远方,或作暂时停留,或遭遇不同类型的朋友,在碰撞与冲突中凸显生命的境遇,同时关涉特定时空中的深层社会文化和生态内涵。这种叙事方式构筑起互文语境中的对话关系,在天际与深海、星星与大鱼这两组通过“许愿天使”的功能具体搭建起来的基本对应关系里,周晓枫展开她的幻想,正如所有优秀的童话,自然和动物的世界里,最

终关怀的还是人心,只不过,《星鱼》的故事里,周晓枫还切实地关心自然和生态,也切实地从人类与海、鱼乃至宇宙的关系里,抽象出人类存在于自然界的不同形态,是力量的顶端和可怕的传说,既有成人世界的捕捉、杀戮,也有少年的善良和温存,因此强大的人类在他者生存的紧要关头却只沦为一种关于冒险和依靠的博弈,贯穿故事始末。

空间不仅是地理概念,更主要的还是文化概念,因此童话里对海洋空间的还原并不是再现式的,而是想象式与建构式的。旅途构成的时空载体呈现出社会文化精神和时代历史主题的转换,其中容纳的是作者对历史蕴涵和当下诸多现实问题的意义探寻,尽管这在表层叙事层面是模糊且淡化的,却未妨碍叙事“能指”和“所指”的连贯和真切。周晓枫通过在旅行中寻找这一开放性叙事,强化了符号和隐喻的功能,借以表达现代人的生存困惑,将人类生存空间带入到海洋乃至宇宙中,由此抵达深层次的反思和意义的多重建构,现代城市意义的空洞以及城市生活的奇观化及荒诞状态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展现在童话里。

童话精神:人性与希望

周晓枫擅于营造紧张的语言氛围,将人类与自然界的故事嵌入一个巨大的背景之中,我们能充分感受到作家的悲悯情怀。马克·吐温说:“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可以使盲人感到,聋子闻到。”善良无疑是我们希望儿童在成长中葆有的重要品质,童话中的小弩在旅途中不断给予其他生物帮助,旅途是寻找之路,也是疗伤、治愈之旅,承担起弥合创伤、释放焦虑、沉淀心灵、抚慰情感的作用,其中对向善心的召唤,也有一种趋向善良的因果,正如“小弩帮助过白鹤,竟然,也是在帮助自己”。

周晓枫笔力所及有一种浪漫世界里的观影感,琳琅满目的灵性描写,充满想象力的多元,也有繁盛图景的多样化呈现。对于鲸鲨小弩而言,生活的迷失感、爱与死亡的沉痛感,是必将面对的现实,周晓枫以情感的真实来传递现实的真实,而生长着的希望、回忆与想象,又是对内心美好最中肯的形容。在既定的故事中,周晓枫将人物形象和情节细节赋

予独特的光辉气质——真诚助人,勇于冒险,并且永远不丧失希望——“绝望的尽头,总有希望和拯救。”“小弩不知道光明何时到来,只要在希望之中,它的内心就不会彻底黑暗。”也正是未知和希望两端拉扯的张力,提供着故事中矛盾与冲突发生的可能,失望和希望的强烈对比增加着小弩内心的冲击和层次,并以一个个细节深入到故事的各个关节。

童话里除了几个典型的生物形象构成与小弩的相遇,还有以群像的形式出现的海洋生物和飞鸟,周晓枫对语言的精确把握,支撑起精彩而饱满的形象描写,配合字里行间对情绪和画面的控制,读者可以迅速而简洁地记忆各类生物而不觉阅读的疲劳。初读之下,语言的表现力已对这些灵动生物的性格做足展示,它们的性格和理想截然不同,作者也并不介意暴露它们的缺点,例如两只乌鸦,并不要紧的缺点反而充盈着它们的可爱与真实,而所有这些生物在小弩的成长过程里都有作用,一次次经历之后,小弩将逐渐开启对自己命运的主体性掌控。

关于结局,周晓枫表达着现实性与幻想性多元共生的创作新格局,她放弃提供一个完美的幻想世界,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世界里复杂矛盾和无力感的渗透。实际上,这也是当下儿童不得不面对的生活本然。童话里的小弩终将在某一空间里徘徊与延宕,若它选择留在大海,大海因为没有小弓便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若它选择陪伴小弓,水族馆里的空间禁锢和小弓失忆造成的情感缺席就无法避免——两者都是迷失域。曾经作为星星的小弩对时间没有知觉,几乎是永生的存在,它为了梦想和自由承受灼烧的剧痛和可能殒命的风险。而出于对小弓的亲情和责任,小弩甘愿放弃自由和大海里梦想的一切,责任或许令它窒息,但这几乎等同于良知,即便活在水族馆里,像场馆雕塑般地日复一日,有限的空间仍可因一场爱的教育提供无边的自由和可能。

童话里不管是否以人作为主人公,书写的还是人类和人性的问题,这里面并不存在行事的绝对正确,正如周晓枫对平衡关系的认可,“亲密可能带来爱意,也可能带来仇恨;最残忍的关系里也有唇齿相依,最美好的感情里也有筋骨

撕扯;捕食者对猎物也有致命的关切,牺牲品对谋杀者也有血肉的贡献……”《星鱼》的结局因不是绝对的正确而格外美好和正确,亲人的存在和陪伴,日常生活的继续,本就足够可爱和美好,以周晓枫的童话观之,当下儿童成长的心智已然可以对平等和残酷有所认知,而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如何使他们内心始终葆有爱、相信和希望。

新的童话:现实与幻想共生

《星鱼》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童话,周晓枫拒斥一味地将现实转化为某种纯净的幻想形式,她倾向于以一种理性的光芒重新照亮真实,童话里捕获的丰富的心灵内容,让读者得以体悟自身存在的实感,从而传递出更为深邃的人性和精神之互融。那些被放大的日常中我们视而不见、习焉不察的世界里的角落和细节,以及背后的另一重世界和细节,在叙述之外潜藏现实的逻辑与真实。

中国儿童文学史经历了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的历程,促使这种变化的关键性因素是我们如何看待儿童、对待儿童这一根本性的文化观念的发展。《星鱼》里没有真正的反面人物,然而不完满还是这样发生了,童话里或以善良遭遇不公,却因内心对善良与希望的葆有复归于另一种美好。反倒是,完满的童话,势必存在与现实违背的逻辑。而在表达矛盾和不完满时,儿童文学仍应关涉爱、童年精神气质、自然等美好维度,呈现审美的理想和诗性的向往。

优秀童话因其内在的认同性、教育性与美学性肩负着多重重任,其中重要的方面与儿童的启蒙相关,而在拥有复杂现实的今天,启蒙尤应具备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童话虽然是幻想性文体,但幻想并不妨碍它书写现实、传递现实主义精神,我们所呼唤的童话里的现在性和当下性,需要作者提供现实语境里真实的品格与精神气质、文化底蕴与经验方式……徒然解构世界的真实,并不符合童话之“真”的多重内涵、文化价值理性过早地审视、判断和干预童话对世界的呈现,童话也就难以真正为儿童承载起对生活的本真理解,童话里蕴含的新的文学表达活力,应指向现实与幻想的共生。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杂志社)